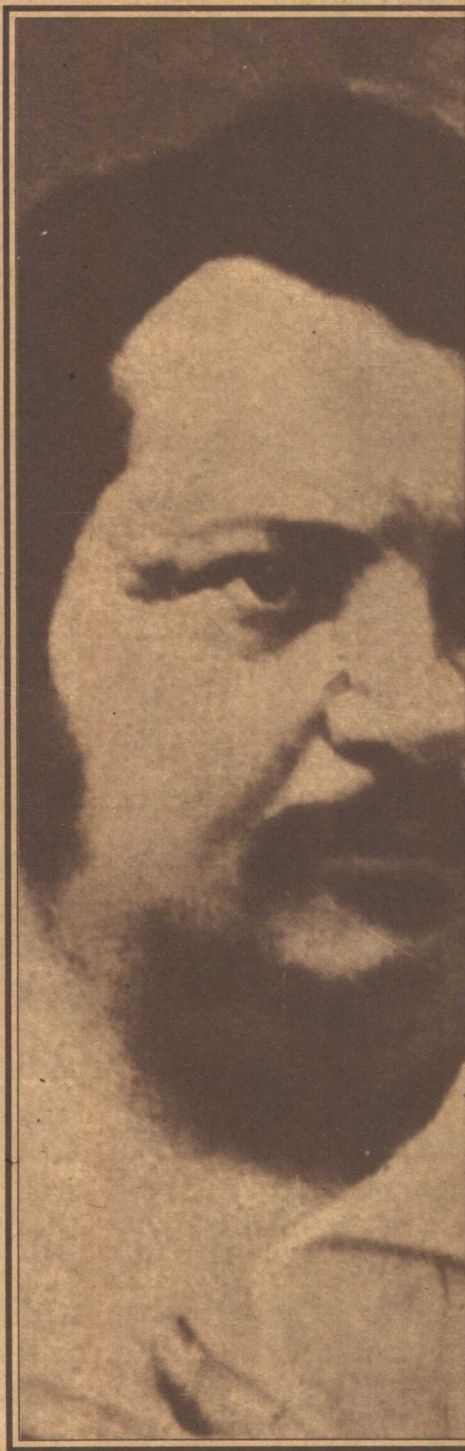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巴尔扎克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金志平 编选

巴尔扎克精选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8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巴尔扎克精选集

金志平 编选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6.625印张 6插页 620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5329—1449—6

I·1279 定价 33.30元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阶段，精选集的出版便成为迫切的社会需要。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为了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全面收集与珍藏外国文学名家名著，本社隆重推出“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每卷以一位著名作家为对象，务求展示该作家的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的一个全貌缩影。

书系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目标，分批出版。

对译者、编选者以及有关出版社的合作与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BAW01/01

编选者序

巴尔扎克及其《人间喜剧》

金志平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是法国以及世界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他一生的创作汇集成为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的《人间喜剧》，展示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整个法国的生活画卷。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很高评价，认为《人间喜剧》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巴尔扎克于1799年5月20日出生在法国外省的都尔市。父亲原姓巴尔萨，出身农民，大革命期间善于钻营，当上军需官、银行职员，五十一岁时娶了比他小三十二岁的一位小姐为妻。他发迹后改姓巴尔扎克，后又在姓氏前加上标志贵族的“德”（又译“特”）字。小巴尔扎克童年甚为不幸。他虽是长子，出生不久却被寄养在农家。八岁又被送到另一城镇旺多姆的教会学校住读。无论在家中或在学校，他都动辄受到斥责和惩戒。这种遭遇使他从小体会到人情的冷漠，同时也激发了他独立奋斗的精神。他只能从大量阅读中寻求一点慰藉。

1814年，巴尔扎克随父母来到巴黎。不久，他进了巴黎大学法学院，课余在律师和公证人事务所实习，有机会接触各种案件，看到金钱社会中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

这为他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819年，他大学毕业。这时家道中落，父亲希望他在事务所里谋差事，他却立志要当作家。经过争辩，父亲同意给他两年试验期。他得到一笔微薄的补贴，搬到一处小阁楼上，开始清苦的创作生涯，决心成为文学界的拿破仑。经过奋战，他完成一部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彻底失败，于是改写小说。1820至1825年是他文学事业上的探索阶段。他用各种假名发表了一些流行通俗小说，其中部分是与别人合作的。这些小说虽然不乏反封建的内容，但由于急于求成而粗制滥造，后来他自己也称之为“文学破烂儿”，并在《〈人间喜剧〉前言》里郑重声明：“只有签署笔者姓名的作品，我才能认可。”这个阶段的创作对于他练习写作还是有益的，但并未给他带来名誉和财富。为了摆脱经济困境，巴尔扎克于1825年靠借贷从事出版业，编印了《莫里哀全集》和《拉封丹寓言》，接着又办起了印刷厂和铸字厂，不料均遭惨重的失败，负债六万多法郎。于是他重新拿起笔杆进行创作。1829年，他经过充分研究和实地考察之后，发表长篇小说《最后的舒昂党人》（1834年定名为《舒昂党人》），描写1799年革命时代在布列塔尼发生的一个插曲。这是他的第一部署名巴尔扎克出版的杰作，初步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坛的地位。

1829至1848年是巴尔扎克艺术生涯的辉煌时期。他在债务缠身的情况下紧张创作，每天工作十五到十八个小时，呕心沥血，对作品精益求精，终于写出一部气魄宏大、卷帙浩繁的巨著《人间喜剧》，深刻广泛地再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生活。此外，他还写了一本《都兰趣话》，六个剧本，大量杂文、书信和评论。

由于积劳成疾，1848年以后巴尔扎克基本上停止了写作。

1850年3月，他在乌克兰与结交了十七年的女庄园主韩斯卡夫人结婚，同年5月偕夫人返回巴黎，病情恶化，8月18日逝世。诗人雨果在巴尔扎克墓前赞扬他“在最伟大的人物中名列前茅，是最优秀的人物中的佼佼者之一。”

巴尔扎克早就想把自己的全部创作联成一体，构成一部完整的历史，综合反映时代风尚和社会全貌。1830至1832年，他出版了《私人生活场景》和《哲学小说》两套作品类集。1833年，他感到条件成熟，可以着手建造一座宏伟的文学大厦了。经过多年努力和思索，1841年，他把自己这部鸿篇巨制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这个题名具有讽刺意味，使人联想到但丁的不朽名著《神的喜剧》（即中译本《神曲》）。根据1845年巴尔扎克拟订的《〈人间喜剧〉总目》，全部创作应包括137部小说，实际完成了篇幅不等的小说96部。这些作品分别归在《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大类内，其中《风俗研究》是基础和主体部分。

《风俗研究》描写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包括的小说最多，计72部。它又分“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乡村生活”六个场景，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法国社会形形色色的现象。

《哲学研究》与《风俗研究》关系密切，计22部，目的在于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人物、情欲和事件总汇底下的意义。主要有长篇《驴皮记》（1831）、《绝对之探求》（1834）等。

《分析研究》是在寻找了原因之后，对根源加以思索，分析社会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永恒的法则，离开了真、善、美。这部分比较薄弱。作者原计划写五部，最后只勉强放进了两部：

《婚姻生理学》(1829)和《夫妻生活的小烦恼》(1839)。另一部《社会生活病理学》则没有完成。

《人间喜剧》独特的恢弘构思,除了表现在分类编排的总体构架上,还在于创造了“人物再现”法。巴尔扎克于1833年想出使他笔下人物重复出现的主意,在下一年出版的《高老头》里首次有意识地运用了这种写作手法。在巴尔扎克创造的两千四百多个人物(据法国专家马塞尔·布特隆统计为2472个)中,有串篇人物四五百个(据法国专家费尔南·洛特统计为573个),其中在25部以上小说中连续出现的人物有银行家纽沁根(31)、医生毕安训(29)、青年贵族亨利·德·玛赛(27)、拉斯蒂涅(25)等。这些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在七十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逐渐完成他们的性格发展,作者就不必在每部小说里介绍他们的经历,节省了篇幅,同时利用他们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人间喜剧》浑成一体,俨然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

《人间喜剧》主要再现了法国王政复辟经七月王朝到1848年革命的历史进程。法国资本主义关系由于1789年大革命而取得胜利,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得到巩固,1814年在外国势力扶植下复辟的波旁王朝已无法使历史的车轮彻底倒退。卷土重来的旧贵族,“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上升的大资产者以金钱为武器,对贵族社会进行日甚一日的冲击,力争实现独占统治。1830年,金融资产阶级利用七月革命,终于取得了政权。巴尔扎克意识到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自命为法国社会的“秘书”,以编年史的方式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部生动的历史。

《人间喜剧》的突出成就是与作者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

法分不开的。巴尔扎克主张按照生活实际存在的样子去反映生活，同时不停留于摹写生活的表面现象，力图通过艺术概括追求表现生活的内在本质。他强调作品中细节的真实性，认为“小说如果在细节上不真实，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通过真实的细节，将现实本来的面貌表现出来，使他与抒发主观想象的浪漫主义作家迥然不同；但他不赞成单纯实录细节，提倡为了追求本质的、整体的真实而写细节，这一点又构成了他与后来的自然主义作家的区别。

巴尔扎克善于刻画鲜明的个性，同时又主张“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在塑造人物时，他总是注意这种个性与共性的统一。都是吝啬鬼，葛朗台老头与高布赛克绝不雷同；同样是年轻人，吕西安、瓦朗坦、拉斯蒂涅、玛赛、查理·葛朗台等各有各的性格。

通过典型环境的具体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是巴尔扎克对艺术手法的一大革新。这种细节描写既精确又生动，有时不免显得冗长，但由于与人物性格的形成紧密结合，对塑造反映深广社会内容的典型人物是不可缺少的，为后来主要情节的快速发展则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恩格斯对这种创作方法曾给予科学的概括。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在全面真实地描写客观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巴尔扎克对法国社会进行了总体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他是位哲学家，关心人间疾苦和人类的命运。他的《人间喜剧》基本上是在七月王朝时期创作的。作为一个生活拮据的平民作家，他对当时掌握国家命脉、骄奢淫逸的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深恶痛绝。他看出，法国大革命后虽然发表了《人权宣言》，否定封建特权，

但人剥削人并没有停止，反而空前加重。高布赛克、葛朗台、纽沁根等资产者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发家致富，并利用掌握的金钱统治一切，左右一切。面对冷酷的社会现实，他以揭露和批判社会黑暗为己任，力求揭示造成种种社会弊病和罪恶的根源。他在忠实于生活本质真实的前提下，并不排斥虚构和想象，在冷静分析的同时，往往采用讽刺、夸张甚至怪诞的艺术手法，以便达到惊世震俗、移风易俗的目的。

巴尔扎克以《人间喜剧》把十九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尽管这部巨著也存在一些思想艺术局限，如有的作品和人物形象宣扬了作者的正统派政治见解，但就其规模、总体构思和艺术成就来说，《人间喜剧》可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成功之作，对于我们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和艺术借鉴价值。

以下简单介绍本选集的内容。

《人间喜剧》是一座宏伟壮丽的文学大厦，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宝库之一，要想到里面观光一番而预先对大厦的全貌有个概念，有三篇文章就像导游图似的，有必要先读一读。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前言》(1842)是一篇提纲挈领的现实主义创作宣言。1841年，巴尔扎克与出版商签约，以《人间喜剧》为标题出版他的全部作品。为了保证出版成功，巴尔扎克应出版商赫哲尔要求，写了这篇总序，阐述自己的创作意图。他想到要将他的全部作品联系起来，构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他将努力完成这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他不仅可以成为绘制人类典型的一名画师，成为私生活戏剧场

面的叙事人，社会动产的考证家，各种行话的搜集家，以及善行劣迹的记录员，他还要研究产生这类社会效果的原因，把握住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的内在意义，推敲一下各类社会对永恒的准则、对真和美有哪些背离，又有哪些接近的地方。这样描绘出来的社会，自身就应当包含着它运动的原因。也是在这篇前言里，巴尔扎克声明他“是在两种永恒的真理，即宗教与王权的照耀之下从事写作的”，因为“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是遏制人类堕落倾向的一套完整制度，所以也是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因素”。而“天主教和王权是一对孪生的原则。至于国家体制应当怎样来限制这两项原则，以避免它们朝绝对化的方向发展，想必大家都能理解”。作者最后总结说，他的这项写作计划“规模宏大，它包括了社会的历史、对社会的批评、对其弊端的分析，以及对社会的种种原则的探讨”；他认为，这就使他有权利给它加上如今的题名，即《人间喜剧》。

《〈哲学研究〉导言》和《〈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导言》，是研究、介绍《人间喜剧》的两篇重要论文，1833年由巴尔扎克亲自授意当时身为法国记者和小说家的腓力克思·达文（1807—1836）撰写，并由巴尔扎克亲笔作了重要修改和许多补充。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他自己写的。这两篇论文首次把巴尔扎克宏伟的创作规划公之于众，详细介绍了这部巨著中《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三部分的内容，最后言简意赅地指出：“《风俗研究》是描写社会所有的现象，《哲学研究》是阐明这些现象的原因，而《分析研究》则是探讨其原则。这三句话便是这部深刻得叫人惊奇、细节纷繁得使人意想不到的作品的要谛。”文中对现实主义的小说理论和艺术手法也提出了不少可贵的见解。比如，文章强调，“巴尔扎克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便是他首先把近代小说引向

真实、引向描绘真正的不幸，而其他小说家却只写一些离奇古怪、不合常情的东西”。又说：“在他以前，从来没有小说家像他这样深入地考察细节和琐事，以深刻的观察力把这些东西选择出来，加以表现，以老螺钿工匠的那种耐心和手艺把它们组合起来，使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独创、新鲜的整体。”“巴尔扎克的重大秘密就在这里：在他的笔下没有不足道的小东西，他会把一个题材的最卑微的细节提高起来并使之戏剧化。”“事实上，没有一个作家比他更成功地为一个社会阶层塑造出了自己的人物形象。”“一旦针对了有钱人，他的文笔和嘲讽就辛辣、尖锐起来；对于穷人和受苦者，他的调色板上只有柔和的色彩。”诸如此类的评论，对于了解巴尔扎克和他的创作经验，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品方面，从《人间喜剧》分为三大类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本书的篇幅，《风俗研究》部分，我们选载了“私人生活场景”中的《高老头》、《高布赛克》、《无神论者望弥撒》，“外省生活场景”中的《都尔的本堂神甫》，“巴黎生活场景”中的《纽沁根银行》、《经纪人》，“政治生活场景”中的《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军事生活场景”中的《沙漠里的爱情》。《哲学研究》部分，选载了《不为人知的杰作》、《改邪归正的梅莫特》，《分析研究》部分，选载了《婚姻生理学》和《社会生活病理学》两部作品的片断。《人间喜剧》外，我们还从《都兰趣话》中选载了一篇故事《坚贞的情侣》。

《高老头》（1834）历来被公认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起先被划入《风俗研究》的“巴黎生活场景”，1845年起改列入“私人生活场景”。这是巴尔扎克想出要建造一座文学大厦的主意之后，动手完成的一部小说。由于它开创了自成一统的小说系列，引进了《人间喜剧》中大批重要串篇人

物，所以通常被看作是《人间喜剧》的序幕。就其主题思想及艺术成就来说，也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从它入门，进入《人间喜剧》这座大厦是再合适不过的。小说以王政复辟时期的巴黎为背景，由四条情节线索交织而成：退休面粉商高里奥老头被他溺爱的两个女儿榨干，惨死在伏盖公寓阁楼里；在逃苦役犯伏脱冷引诱穷大学生拉斯蒂涅，合谋争夺银行家泰伊番的大宗遗产，身份暴露后被捕；贵妇鲍赛昂夫人情场上败于有钱的资产阶级女子手下，凄凉地从上流社交界隐退；外省贵族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金钱社会的腐蚀下，一步步沉沦。其中拉斯蒂涅和高老头的故事为主线。出身破落贵族的拉斯蒂涅到巴黎来求学，住在贫民区伏盖公寓内，起初比较单纯。当他通过姑母攀上皇室贵妇鲍赛昂夫人后，便受到豪华生活的诱惑。伏脱冷向他提出的“弄大钱”的血腥计划，曾使他怦然心动。高老头给两个女儿每人八十万法郎嫁资，将她们送进上流社会，结果贫病交加，被她们遗弃。这幕惨剧使他进一步认清了这个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的世界。他在埋葬高老头的同时，也埋葬了青年人最后一点神圣的感情，决心按照鲍赛昂夫人的引导，去追求高老头的小女儿、银行家纽沁根的太太但斐纳，不择手段地往上爬。

中篇小说《高布赛克》初稿发表于1830年3月，曾以《敢荡的危险》为名收入小说集《私人生活场景》内，着重描写高老头的大女儿娜齐当上雷斯多伯爵夫人后，由于行为不检败光家产而引起的丑闻。1835年，作者对原稿作了重要的修改和增补，将重心移到放高利贷的守财奴高布赛克身上，篇名最后才定为《高布赛克》。小说由诉讼代理人但维尔叙述。在他眼中，高布赛克“又是守财奴又是哲学家，又渺小又伟大”。高布赛克伟大，由于他在创业过程中受过苦，阅历丰富，心灵

受到严格的锻炼，认定“只有金钱值得操心”、“剥削别人总比别人剥削好些”，因而他把放债当成一门艺术，从中找到无穷的乐趣。他有了财力就有了权力，能毫不费力地就控制了社会，社会却奈何他不得。所以在但维尔看来，这个干瘪的小老头高大起来了，“成为金钱势力的化身”。他渺小，由于他事实上只是一个损人利己的卑劣剥削者，吝啬成癖，只会积累，不懂消费。他是“一条贪得无厌的巨蟒”，在他那里，“一切都只有进，没有出”，晚年还得了“抓空病”。他死后，仓库里财物堆积如山，“到处都是蛆和虫”。高布赛克是巴尔扎克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典型之一。如今，在法语里，高布赛克已成为高利贷者、守财奴的同义词。

短篇小说《无神论者望弥撒》（1836）的主人公之一毕安训大夫，也是《高老头》里出现过的人物，曾为高老头治病。他的老师，外科名医德普兰是个无神论者，却捐资给教堂每年做四次弥撒，持续了二十年。原来德普兰上医科大学时，全靠一个挑水夫布尔雅以毕生的积蓄给予资助，才得以生存和完成学业。布尔雅自己却劳累而死，弥撒就是为了他捐设的。小说赞扬了下层劳动人民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

《都尔的本堂神甫》（1832）以外省为背景，是一篇出色的中篇小说。脱罗倍和皮罗多两个神甫一同寄宿在老姑娘迦玛小姐家。由于皮罗多的朋友夏波罗生前曾妨碍脱罗倍的晋升，天真自私的皮罗多又继承了夏波罗的住房、家具和绘画，工于心计的脱罗倍便勾结女房东，想方设法将皮罗多扫地出门，撵到城外小教堂做个本堂神甫。最后，在他当了主教之后，又使皮罗多受到教律处分，停止圣职。小说处处从日常的琐事着手，看似无聊的局部冲突逐渐发展成不同政治营垒之间的殊死斗争。阴谋家脱罗倍有强大的教派作为后盾，曾经支持过皮罗多

的贵族集团不得不向他低头屈服。这是王政复辟末期社会历史的真实写照。

《纽沁根银行》(1838)发表于银行家掌权统治的七月王朝时期,纽沁根就是大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说揭露了他那一千八百万法郎巨大资产不光彩的来历。《高老头》里写到青年拉斯蒂涅最后决定去追求银行家纽沁根的太太但斐纳,以此为跳板打入上流社会,在《纽沁根银行》中,纽沁根果然叫拉斯蒂涅发了财。他利用拉斯蒂涅作为共谋,搞假清理。债权人纷纷通过拉斯蒂涅将存款转为纽沁根暗中操纵的股票。拉斯蒂涅赚了四十万。债权人得到假分红,把股票抱住不放,结果股票大贬值,债权人破产。纽沁根有计划地神不知鬼不觉地盗窃公众的财富,对谁来说,他都无可指责。七月革命后,纽沁根被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荣获荣誉勋位勋章。小说对震撼法国的1831年里昂丝绸工人起义也有所反映。

短篇小说《经纪人》(1845)原名《一个债主的狡计》,写一个老谋深算的经纪人设计使寸步不让的“债务”活化身特拉伊伯爵还了债。《纽沁根银行》里的人们得出一条关于金钱的真理:“债务人比债权人更强大”。这个故事可能是少有的例外。

《恐怖时期的一段插曲》(1830)是“政治生活场景”四篇小说中的一篇,属于巴尔扎克的早期作品。小说表现出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以接二连三强烈的悬念使读者最终明了,那个要求每年1月21日做追思弥撒的神秘陌生人,原来是执行路易十六死刑的刽子手。这段插曲不一定实有其事,只是反映了巴尔扎克拥护君主政体的立场,虽然他并非严格意义的保王党人。

《沙漠里的爱情》(1830)是“军事生活场景”两篇小说中

的一篇，也是巴尔扎克的早期作品。小说写一年轻的法国士兵，在埃及荒无人烟的沙漠上，偶然与一雌豹同居在一个洞穴里，彼此成了亲密的伴侣。有一次，雌豹甚至把他从流沙中救了出来。但他最终出于恐惧，还是把这个没有伤害过他的生物杀死了。这是人类“文明生活的恶习”。小说情节紧凑，富有传奇色彩和抒情气息。

《不为人知的杰作》(1831)和《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是《人间喜剧》的《哲学研究》部分的两篇小说。马克思曾赞誉它们是“两篇小小的杰作，充满了绝妙的讽刺”。《不为人知的杰作》写一个大画家弗朗霍费，他对艺术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是再现自然！你不要做一个平庸的摹画者，而要做一个诗人！”“我们要的是抓住事物和人的精神、灵魂和面貌”等等。但是他一味追求艺术中的绝对，脱离了自然，结果毁灭了自己的作品。巴尔扎克认为这篇小说“表现的是思想发展到极致在艺术家心灵中所产生的紊乱，阐释通过什么规律艺术达到自杀的地步”。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取材于原籍法国的爱尔兰作家麦图林的小说《漫游者梅莫特》(1820)，借用魔鬼赋予人以享乐的无限权力来收买灵魂的故事，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泛滥成灾的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思想。作者采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是为了有利于揭示社会的奥秘，探究现实最深刻的本质。作品中的主要情节，如交易所的银行家、经纪人倒手转卖这种权力，太赚其钱，而那些小职员、穷青年则不懂这“生财之道”，反而成了魔鬼的牺牲品等，都着眼于对资产阶级“买空卖空”投机事业的尖锐讽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婚姻生理学》(1829)可视为巴尔扎克的第一部作品，如果把他年轻时用假名发表的小说忽略不计的话。后来，巴尔扎

克将它列入《人间喜剧》的《分析研究》部分。这部作品的笔调与《人间喜剧》的其他小说显然不同：风趣、粗犷，充满令人发噱的插科打诨。有人说它不严肃。巴尔扎克写了一篇匿名文章，回答说：“这是一部严肃的论著也好，大量的风趣话也好，都没关系。夸大之中有真实，似乎轻浮之下有深刻，荒唐之中混杂着明智，为补偿这个主题的泛泛，还有手法的新颖。”对我们选载的两部分，作者本人也有所评论：“这《沉思录之一》从哪方面来说都是绝妙的讽刺杰作。《夫妻统计学》比查理·迪潘男爵的计算更可乐。单身汉根据法国女人的准确数目，数学般精确地证明（该死的夫妻信任！）‘体面’女人有多少，‘恪守妇道’的女人有多少。我害怕叫这个小小的神圣群体灰心丧气，不敢在此报告这两个总数……对‘两床分隔’和‘同睡一床’的思考，再没有比这包含着更多的叫人喜欢、有教育意义、又叫人开心的事了。”

《社会生活病理学》是巴尔扎克列入《分析研究》部分拟写而未能完成的作品。《风雅生活论》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830年10月，共三编，但也没有写完。本书选载第一编《概论》。这篇随笔具有明显的反对封建等级制的倾向。作者同情劳动者，“他们一辈子干伤心的苦差事”。而“我们的革命不是别的，正是讨伐特权者的一场十字军东征”。荒唐的封建制完蛋了，可是，民众头上又“压着金融贵族、官僚机构以及被有才能的人当作进身阶梯的报纸与法院网络”。这说明，七月革命后仅三个月，巴尔扎克已对新成立的七月王朝持怀疑、批判的态度。整篇文章从分析上层社会“风雅生活”着手，写得甚为俏皮、机智，是他杂文中的佳作。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毕生创作的主体。此外，他还有一部《都兰趣话》，原拟完成一百篇，实际只陆续写出三十余